

【拒绝流行】无问西东

“武汉加油”和“风月同天”被人拿来比较,有什么好比的呢?代表的不都是一样的情感吗,无问西东不分高下。当然,文人看重文采风流,这种惯习没什么问题,柯勒律治在他的《传记文学》中谈到一群旅行者凝视一股急流,突然喊出“多美!”作为对令人极为感叹的景观的特征的一种含糊表达,他认为退化的词汇“多美”使多姿多彩的整个景色失色,伟大的文化作品的一个功能就是描绘隐于语词之后的生动情感。但灾难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身处灾难中的人们需要的是在场的共情感,这时候,能把大多数人联系在一起的,可能就是“武汉加油”了。从文学的角度看,审美需要一种与熟悉生活的隔离效果,需要陌生化,“风月同天”的修辞美就在于那种隔离,让熟悉事物显得陌生,再让陌生事物显得熟悉。可那是文学审美,灾难不是文学,跟身处灾难中的人们弄弄文学的隔离和互文,背离了文学的人文内涵。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含英咀华】我在家园度假

度假是短期到外地享受美好生活(观光则为短期外出到古今名胜游览)。尽享声色犬马之娱乐,他尝住看美酒之口福,是很多度假者的理想。我曾游览东西方著名的赌城,但过其门时只仰望其宏大建筑如何“新古典”如何“后现代”,入其内只细察其亮丽装饰如何“古罗马”如何“新东方”。美食当前我会饕而饕之,拿着“米其林”手册赴全球各地大快朵颐吗?我既无钱也无闲。这个冬天,我享受天赐的黄金假期。暂时没有迫切的大块文字作业要“缴文”,我肆意浏览,墨香的期刊、尘封的典籍,漫读中漫兴悠然,遇有心得,则冒批或敲键记之,十分逍遥,游于书海。黄卷静静而红尘滚滚,虽然非常关注时局,却无力扭转乾坤。对时事慨叹之余,我就到楼下小区的花园散心。园里有一“健身工程”方块,我最喜欢其中的漫步机。踏在小

黄继维 香港学者、作家

【别处生活】谣言在分裂带之上生长

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无不把谣言作为腐蚀士气甚至产生破坏的一个潜在源泉。相当多的学者也认为,谣言是病态社会的反映,是某种程度上的集体精神病。埃德加·莫兰在分析谣言时就使用了不少医学名词,如病菌、病理学、潜伏期、转移期等,甚至把谣言直接称为“心理癌症”。而在湿谷保看来,谣言是一种“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 news),它是“一群人的智慧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谣言内容的演变并非源于记忆的失真,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谣言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和评论的演变及强化。湿谷保和他人之前的学者有关谣言的争论,与人类是否理性密不可分。在人的器官中,负责理性的是大脑。可是,大脑是不可靠的。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冬季,最后的告白

原本我与她只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2008年,海外女作家协会征集稿件,从大量稿件中看到:冬天随想曲。作者是一凡。多么谦虚低调啊!一凡,本名王昭英,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与夫君划河源定居文策。著有散文集《双飞集》《跨越时空的旅程》,以及诗文集《搬向人间都是爱》等。“留学生涯说冬天”。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感受迥然不同的冬天。60年代初她与先生一起赴英留学,从夏日炎炎的赤道来到四季分明的地带,感受了外乡人的寒冷与歧视……理想和信仰经受了个生命的严寒。冬去秋来,各种人生况味在笔下汨汨流动,文字变成一篇篇作品,变成厚薄不一的书本。她与夫君出席各种文学会议,结交同道,这对比翼双飞、携手同行的爱侣,尽显和谐之美。从吉隆坡到文策探幽寻秘。昭英给我的印象是,温暖,亲切。就像一个大家姐。夫妇俩邀我到她家品茶,看他们的藏书,作品,极具中华文化氛围的摆设,还有画家为他们夫妇画的像。从风华正茂到花果丰盈。谁能想到,小小的伊斯兰教君主国,有一对夫妻共同营造、小心呵护的中华文化的绿洲?面对与东方迥异的西方世界,他们有深沉的文化乡愁。她安于书斋,信笔由心。喧嚣热闹不等于丰富充实,淡泊宁静不是单调空虚的代名词。只要胸怀世界,心系人生,小镇虽小,天地亦可以是辽阔的……我们参观了博物馆,感受丰富的人文历史;走访以多种语言立于社会的华人报社、见到不同层面的人,酷爱中文文化的有识之士,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勤奋笔耕,这些华文学校的创建和办学经费,都来自华人社团支持。恰如婆罗乃中华中学——墙壁上五颜六色的中文字;营造梦想与希望的摇篮。为何冬天让她感慨万端?抑或是,年轻时经历的酸甜苦辣咸成为生命中抹不去的印痕——就连告别也选择在冬天。当文友转昭英姐寒冬离世的讣告,一时,竟完全不敢相信!“往事如烟,往事也不如烟,这是个回忆的季节,也是一个思索的季节,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的答案也许可以让人较坦然地走向永恒。”

吕红 旅美华人作家

盒饭里的尊重

邻居阿瑾三年前退休之后,每个月的第一天,凌晨四点便起身,准备盒饭。一年十二个月,确保盒饭内容不重复。鸡鸭鱼肉、瓜果蔬菜;有荤有素,十分丰盛。三个盒饭做好了,便坐在大厅里静静地等。六时许,含羞的曙色慢慢爬出来,她听到了垃圾车由远而近的声音,便急忙拎着盒饭,站在大门口旁。垃圾车一在她家门口停下,她便以双手将盒饭递给司机和两个工友。他们脸上涌现的笑意,带着一种可以燃烧的热度——欣喜,是因为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就近在眼前;欣慰,是因为工作受到尊重而深感自豪。阿瑾对我说道:“从小,母亲便不断地对我灌输一种不当的观念。每当她看到工人在清理遗里遗道的垃圾时,总轻蔑地说:‘垃圾,如果你不用功读书,以后,就只能当倒垃圾的工人了;天和臭烘烘的垃圾为伍,永远也没有出头的日子。’长期在母亲这种教导下,我一心认定,倒垃圾是人间最肮脏、最低下、最没出息的工作。”无可否认,许多孩子都是这样被吓大的;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日,无数母亲还是遵循上一代的做法,依样画葫芦。阿瑾继续说道:“成长以后,负责国外,我曾有一段长时间旅居他国。有一回,碰上工人罢工,住宅区垃圾堆积如山,苍蝇飞绕,臭气熏天,我几乎可以看到一块一块肥的病菌得意洋洋地四处散播了,人人叫苦连天。这时,我才了解,要维持优质的生活,倒垃圾的工人是万万不可少的!”从此之后,看到每天忍受恶臭而努力维持环境清洁的倒垃圾工人,阿瑾总在心里默默致敬。退休之后,有了可供挥霍的闲暇,精于烹饪的阿瑾,便在每个月抽出一天给他们准备盒饭,借以表达内心的谢意。“职业不分贵贱,我们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和理由轻视其他的工作。”阿瑾说:“尊重别人,也是自重的一种方式。”

尤今 新加坡作家

【眉眉热对】皮亚杰的疑问

一般而言,我们所知道的皮亚杰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而且还是儿童心理学家,殊不知他的出发点不是准科学的心理学,更不是实验与观察相结合的儿童心理学,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终生思考的问题是,人类的数学思维究竟应何而出现,又如何成为可能?他的结论集中在其晚年的一本小册子中,书名叫《发生认识论》,试图通过个人研究对这一问题给出合理而又尽可能的客观结论。在他看来,人的认识本身是一个发生的过程,不仅人类历史呈现的认识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还以某种方式重现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长中。为了弄清楚这一过程,他不得不去研究儿童的心智发育,以自己两个儿子的成长为样本,试图揭示抽象思维如何在人的发育中逐渐获得。皮亚杰的著名概念是“反身抽象”,认为儿童在发育中会自然获得一种心智的成长,通过与外界的交互,让世界以一种概念的方式植入到思维框架之中,从而形成抽象思维。所以他强调,儿童认识世界的第一步是从混沌世界中分出“我”和“他”。所以,“他者”成为认识的第一步。儿童的心理事实是,首先要学会喊“妈”。“妈”成为儿童发育的第一个“他者”。儿童的心理事实是,他们对外界的反应首先要通过调整两只眼球学会配合从而成功地去“对焦”,以确定空间真实的距离,使“外界”在对焦中成为可判断的“对象”(“他者”)。这说明,对焦不仅是后天获得的,而且,眼睛这一视觉器官,必须通过观察外物才能完成其中最要因而也是最基本的功能。从这一点看,视觉其实是认识的起点,是形成概念的关键步骤。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在发育中合而为一,从而让成长变为可观察的事实。但疑问仍然存在。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不知不觉】人的一生要死三次

1974年的春节,我从虹桥机场转学到了江湾五角场。那时是小学三年级。那一年的冬天,水管子被冻住过几次。我们住在江湾五角场的军营里,因为父亲患上严重的病毒性心肌炎,回家休养的那些日子,夜间,他发病的时候,我常常需要出门到卫生队找医生。卫生队的小马路上,鼓起勇气呼喊。待领着医生来到我家,我往往坐在楼梯上,不敢进入他的卧室,不敢看父亲输入氧气的样子。姐姐非常生气地说:你是一个冷漠的人。我没有辩解。其实那种疼痛和窒息感,已经攥紧我的心脏。那无际无涯的黑暗,铺展开的巨大的翅膀,似乎浸染了每一根神经,那就是死亡给我最初的无法摆脱的阴影。我觉得,它其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后来父亲渐渐可以起床了,除了升举,医生也没有什么药物,于是,每天傍晚,父亲都会出门散步,作为锻炼。我的身高,恰好就是父亲的拐杖。于是,我的肩膀,便固定着他的手。每天晚上,从家里,慢慢走出军营……当我们走到五角场中心的大转盘,统一国,就要开始返程了。可是转弯那里,有一家食品商店,射出明亮的光芒,记忆里,五角场就一家食品店。我挽一挽父亲,他停下步子,有时候他会笑笑,让我站在一排玻璃瓶子前,选择买哪一种零食。他不吃,夏天酷热的时候也从不在路上吃一根冰棒,但他会给我买。他说某人怎么能在路上吃东西呢。大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里说:“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当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当你下葬,人们穿着黑衣出席你的葬礼,他们宣告,你在这个社会上不复存在,你从人际关系网里消逝,你悄然离去;而第三次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于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你有关。”也许,有外在的压倒一切的动力的时候,才会列一份自己的生命清单?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以诗抗疫,静心定神

□陈希

答应给张小平诗集《子非花》写篇评论,但一直迟迟未动笔写,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理:对邪恶强大势力适用反讽,而善良和弱者不能反讽,否则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天良丧尽。形式是内容化的形式,凡事皆有底线,人类追求的自由liberty是一种限度,而不是无拘无束的freedom。歪作中那些反讽、对比、借代等手法技巧在人性的光辉照映下是多么苍白无力和拙劣可笑,诗性全无,恶意盎然。

庚子春节,我们都静坐在家中。全民静下来,是进入深度思维的开始:拜访自己的心灵,与自己做一次对话。对于民族而言,净化思想,理清认知,是扭转大局、放眼未来的契机。对于个人而言,何妨乘此机会多读点书——读点不太实用的人文方面的书。而安静读诗,既安身,又养心,张小平诗集《子非花》情真意切,爱意融融,不失为一种选择。

诗集内容广泛,有亲情友爱、父母故土、异域风光、历史感怀、艺术感悟、人生哲理等。风格多样,各具其美,最多和最动人的是关于情爱的抒写。

张小平诗歌用情至深,诗歌审美方式各有千秋。“思念,成了今春疯长的芦苇/更是竹林外芬芳的桃花/随着回忆,蜿蜒前行”(《思念是蛇》),意象独特,形象生动,耐人寻味:“你若爱我,便会与我深拥/从此,飘雪的诗声/暗夜里,寻风而至”(《定格》),以简驭繁,凝练而清新,意境深远:“于有限的空间/清生无垠的美的可能/风中,有裂帛的疼痛/血色黄昏,一丝烟尘”(《风中,有裂帛的疼痛》),抒写一种情爱的疼痛感,悖论式的表达,个人

体验升华为生命哲学的高度,充满智性和升华。

情因诗而高贵,诗因情而流传。人类不仅具有爱的能力,而且具有这种需要,基于生存的需要。因此,抒写情爱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而且构成一个具有存在论性质的本体问题。维柯便把人类原初状态时所具有的思维形式称为“诗性智慧”,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诗人。

从诗学空间上看,张小平的创作关注“场景”,家乡河南的康河与英伦剑桥大学的康河,是诗歌记忆中的温暖的亮点。“四月”是重要的季节抒写和时间意象。“三十年的出游,原是为了归途”(《从康河到康河》),康河异域,相隔万里,却同名同音,引发诗人无限遐思和感慨。“英伦的春天/从西面袭来/细雨,沿康河缀满金黄的水仙”(《一列时光深处开出的火车》)。“四月,在暮春时分仓皇而逃”(《温暖之前》);“四月的早晨,植物已然葱茏/往事渐成婆娑”(《走在四月之上》)。艾略特《荒原》有著名的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死去的土地长丁香,孕育生命和希望,回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同时也摧毁生命。张小平是欧美文学专家,但立足本土语境和审美体验,她的四月是用阳光写成的诗,明媚温馨;是用花朵合成的歌,芬芳辽远。她的诗心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春燕在梁间呢喃,有缠绵,有困苦,有忧伤,是爱,是生长,是希望。

张小平诗歌艺术世界,最生动最突出的是雪意象,写有十多首关于雪的诗歌。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很多诗人描写过雪花和雪天景致。谢灵运《入剡田行》“素雪纷纷似鹤舞,清风飒飒似仙飞”最为生动,将落雪喻为白鹤委地,俊美无比,把静态的雪写活了。张小平得谢灵运之神韵,但放眼于雪野、雪意和雪趣,创造这样一幅令

人心旷神怡,化静为动的诗性图景:“雪的皎洁/点亮了冬日西垂的那弯新月”(《雪儿》);“你走了,恰逢北方的初雪/浅白月白清白淡淡的白/纷纷扬扬飘逸轻灵的雪/那是天地对你的盛赞/宇宙对你的眷恋/丹青水墨,一抹留白”(《一抹留白:给诗人余光中》);“凌乱的思绪/都急需一场飞雪/将其深深掩埋/要么白头,要么纯洁”(《静寂是最好的状态》)。白雪飘洒在诗歌世界,抒写人世间的纯洁和真情。正如波德莱尔所言:一首好诗使人流泪,这只是表明“一种在不完美的中流徙的天性,它想立即在地上获得被揭示出来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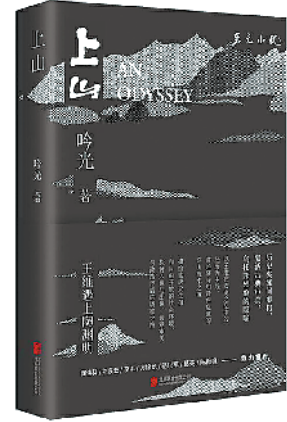
阿什伯利说:“我为自己而写,但不是用自我陶醉的方式”,既反对浪漫主义的“自我陶醉”,又悬置现代主义对真理的“本质沉思”。张小平是一个具有精神向度的探索者,是一位有诗学追求、值得期待的诗人。她用朴素的语言,营造生动的意象,成功地将对情爱——亲情爱情友情爱情等,提升为一种对生命感悟的至高境界。她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向度里,毫无张扬,毫无高蹈之嫌。

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说,恐惧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东西,“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的对我们的控制。”因而“为了实现完整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帕斯卡尔认为: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抱着希望。虚假的恐惧伴随着绝望,因为他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前者怕失去神,后者怕找到神。

在恐惧和忙乱中,诗歌是我们的神。

细味
□胡雅雯

小说幻想中仍在的本心



王维与陶渊明的诗句对大众而言,并不陌生。无论是水穷之处坐看云起的山水意境,还是深藏于每个人心中的那片世外桃源,不但诗歌为人熟知,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经典意象,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知识分子的心。然而,那些淡泊致远的语汇与碎句如何成为韵律,又缘何以诗人胸中的积淀而出,或许就不那么为人所知晓了。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文学院的陈希,在《上山》这部游历于虚实之间的小说中,为我们打开的正是这样一个诗词背后的故事场所。故事中,云起(王维)由宁王之妾,想起息国的“桃花夫人”,遂作《息夫人》;念及自小寄居母家,起伏难平,一气呵成《偶然作六首·其三》;领悟陶潜(陶渊明)之志,云起抚琴而歌,出口便是一首《不遇愧》……

纵观整部小说,故事围绕主人公云起一生风风雨雨,但作者将其与枯湖并置,可谓别具匠心。枯湖虽出场有限,中卷已逝,但却作为书中多位人物自我投射与映照的他者,贯穿始终。东篱桃源与凡尘俗世,出世的癫狂与入世的谨慎,高傲地放浪与困顿地苟活……看似对立,不可调和,但不论云起、鹿阳等人做出怎样的自我选择,枯湖的尘音似乎始终在侧,形成对照,最终不过是无分可分的统一。

在恐惧和忙乱中,诗歌是我们的神。

中云起从翩翩年少到风云斗争,最终再度上山……家与漂泊的对照,故里与他乡的愁绪,又何尝不是我们当下要面对的矛盾?那风云斗争、人生得失,又何尝不是大时代背后难免的烦忧?枯湖、云起无法相伴的琴瑟知音之情,鹿阳下山后“想见老友,却始终不敢上山”的顾虑,玉真那“最难得到是人心”的叹息……这些想珍惜而不得的心境,谁人没有?更进一步,陈希在书中想要召唤的似乎是那“救民于水火”“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达则兼济天下”之情怀。而这本心是如何回归的,还需在文字间细细品味。

今年年初,因由香港文学杂志《声韵诗刊》访问,初识陈希。得知她自小便有记录幻想的习惯,加之热爱小说又一直学习音乐、绘画,长久以来构思着她的“艺术马托邦”——她一反现实世界金戈铁马一切价值的观念,在她的小说中,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艺术技能,在这个的虚构世界里,一切价值都以艺术能力来衡量。而此前,她亦在江苏举办的“青春文艺公社”的写作工作坊、沉浸式剧场《收信快乐》及原创戏剧《吟游诗人》等艺术创作、表演中结识了诸多跨界艺术家,积累了跨界合作的经验。她向着越来越实践着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跨界,在当下时代里,化身吟游诗人并期待再度“流浪”,重现“诗乐舞结合”的传统艺术观。陈希曾说:“做一个吟游诗人,尽管可以享受的物质不足,但是如果对于艺术有足够的热爱,那便如同将自己献祭给了艺术……”这种为艺术“献祭”的心情令我印象至深为之动容。这恰如同《上山》中,各个人物所浓缩的、那个时代万千文人的命运起伏,看似变幻,却再度上山,实则是风云变幻的乱世历程之后,回归率真而真实的自我——本心仍在,乱世何妨?

由此,读陈希此书,就不难理解她那别致典雅、声色具备的语言与细致入微的构思、描写,也就更加知晓那充满古典意蕴、谨慎、考究的研究……莫不是她对于写作,对于诗歌与时代命运的深刻理解与一片初心。

